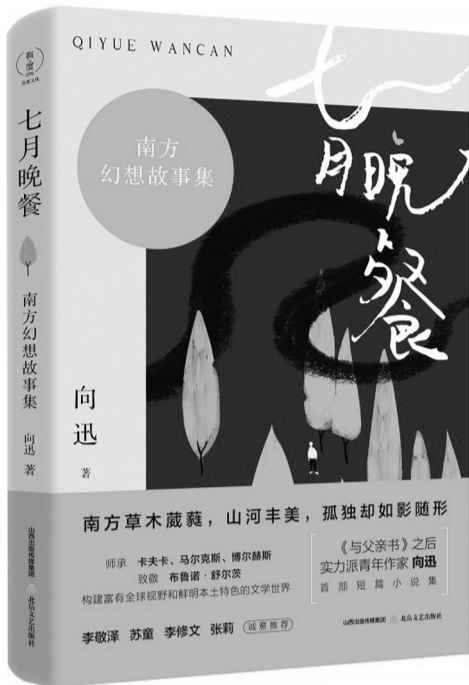


打破纪实与虚构界限,让写作更自由

12月25日,向迅《与父亲书》及新作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十多位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家围绕向迅的散文和跨文体写作展开深入研讨,为其下一步的创作提供新的方向和可能。本次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散文工作委员会、南京市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钟山》主编贾梦玮出席并讲话,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子致辞。研讨环节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主持。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任雨风



新书推荐



2024年11月
译林出版社
李锐 蒋韵
《人间》

在峨眉山修炼了两千九百九十九年的白蛇,和青蛇在茫茫人海相遇,她们化身白娘子和青儿,共历人间,直到遇见那个名叫许宣的美男子……为了躲避法海,她们逃往南方,最终双双离开曾经无比向往的人间。粉孩儿言仕麟从小随父母多次迁徙,只因身藏一个不能被发现的秘密。高中状元之后,他得知自己身世的真相——他是白娘子的孩子,而他的父亲正是许宣。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雷峰塔轰然倒塌,女婴秋白降生。秋白的母亲心中骇然,因为传说里,雷峰塔倒塌之日,正是白蛇转生之时。终其一生,秋白一直在等待真正的“许宣”。一九九九年,深埋雷峰塔下的《法海手札》出土,命中注定,秋白读到了那封手札,和前世相遇……



2024年11月
译林出版社
李锐
《太平风物》

“太平风物”书名来自《王祜农书》。七百年后,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打动,出于一种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农村、农民、乡土、农具等千年不变的事物,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共收入短篇小说十四篇,每篇小说的题目都是一件农具,如镰、锄、铧、斧、扁担等。李锐将千年农业文明史的悲怆与新生陈列在这间纸上的“农具展览馆”里,希冀将自己的震撼和一言难尽的感慨传达给可能的读者们。这部小说之所以被称为“展览”,是因为它不只需要读,首先更需要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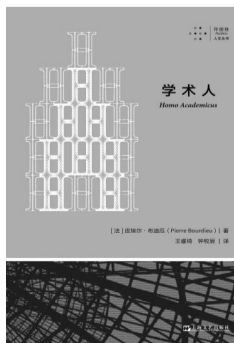
2024年11月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莫晓红
《明月度关山》

《明月度关山》是对抗战时期“广州—香港—南洋”区域的童年特写。莫晓红用清丽的笔调书写了“桑基鱼塘”的水乡日常,整个作品的文字也氤氲着雅致的风范,由此绘就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顺德风情。小说时间跨度上,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写到抗战爆发,空间上,从岭南写到南洋,明暗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既表现了以松玉为代表的一群儿童在苦难中的成长,又书写了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解放和抗战进行的浴血斗争。家国情怀、水乡风景、异域色彩和戏剧文化融为一体,充满了诗意与张力。



2024年12月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宋杰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战争,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其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形势的影响。在大规模战争中,某个或某几个地区由于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热点,它的得失对战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在军事地理学中被称为“枢纽地区”。本书上起三代,下迄南宋,对三代之甘、管,秦汉之荥阳及敖仓,三国的合肥、濡须和汉中,北朝至唐中叶的河阳三城,南宋末年的襄阳等枢纽地区进行了细致探讨,并由此出发,对战争的策略、部署、路线等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书中还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研讨各个时期兵家要地的转移情况,剖析其中的社会背景与原因。



2024年11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法]皮埃尔·布迪厄
《学术人》

本书是一部深刻揭示学术界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的作品。布迪厄认为,学术界并非一个纯粹的知识和真理追求的领域,而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和利益交换的社会场域。学者们在其中争夺资源、地位和认可,而这些争夺往往受到他们的出身背景、教育背景和个人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作者还通过具体分析指出,学术界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的整体结构紧密相连,学术界的层级和分布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结构。他强调,要理解学术界的运作,就必须超越表面的学术成果,深入探究背后的社会力量和文化资本的运作机制。

向内挖掘,勇于“动刀子”

2024年,向迅凭散文集《与父亲书》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使得江苏作家实现了在此奖项上零的突破。自此,江苏作家已实现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大满贯。此次研讨的文本,包括散文《与父亲书》,以及新作《声音博物馆》《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等。

在向迅的散文中,贾梦玮读到了两个主人公。“写人物的散文其实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被写的人,一个是写的人。看似在写笔下的人物,其实是在写自己。”他认为,散文最后的高度、格调、境界是由写人物的人,也就是作者来决定的,不是由被写的人来决定的。比如说写自己的父亲,到了作品中,就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要表达、刻画他就不能手下留情了,要敢于对亲人举起解剖刀。“这一点,我发现向迅做到了。”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胡学文表示,向迅的散文《与父亲书》让他特别有共鸣感和痛感。“从内容上说,他不回避父亲的缺点,既有‘我’眼中的父亲,也有母亲叙述当中的父亲,以及母亲的优势、母亲的缺点,这是一种勇气。从形式上说,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有某种程度的虚构。因为好多人对父亲是不了解的,这是一种有效的抵达。只有通过这个方向,可能更接近父亲的形象。”

《青春》总编辑李楠认为,《与父亲书》几乎达到了荣格所认为的艺术应该更高表现一个国家的、民族、种族的有文化基因的心理学层次,才可能赢得更广泛的呼应,才可能写出具有世界性的、能够在时间的长河当中站得住脚的作品。向迅笔下的父亲形象,几乎可以与在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成长记忆当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和中国农村生活浸染的父亲整体形象呼应。

语言坦荡干净,写尽五彩斑斓

“他的散文,犀利深刻,直面很多他人不忍触及、不愿触及、不敢触及的人生痛点,非常难得,突破伦理困境,令人印象至深;他的散文,深情内敛,不疾不徐,弓开拉满月,蓄势待发,静水深流;他的散文坦荡干净,没有矫情做作,没有遮遮掩掩。”凤凰传媒副总编辑王振羽说,向迅笔下的父亲,写尽了人世沧桑,写尽了骨肉相连,也写尽了五彩斑斓。

“我们这个时代算是一个产量为王

的时代,现在一年出几本散文集的人多得是。但向迅的总体创作数量不多不少,好多书都是厚积薄发的。”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张宗刚表示他很欣赏向迅的语言和语感,又干净又能繁复,缠绵但是不黏糊,简洁但是很有韵味。

向迅在《与父亲书》中诉说了他与父亲的故事,他在塑造父亲形象的时候何尝不是在塑造自己?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江苏作家网主编周温说:“我从文字的背后看到了一个温情、坚韧、勤勉、充满着人文情怀与文学理想的向迅。”

作家该怎样书写父亲母亲?

向迅的《与父亲书》实际上触及每个人可能在这一生当中面临一个情结、一种情感、一种文化的乡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杏培说:“因为写自己的父母,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理论,不需要太多的技术上的储备,而是需要繁复的、喧闹的、很假性的、很假装高潮的生活里面回归到平常、简单、朴素的状态里面去,在心平气和的空间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写出关于父母的很好的文学作品。”

“我觉得书写父亲母亲这件事情很困难。”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娟说,向迅的写作是隔着生命河流的距离和父亲再做一次长谈,在这个长谈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自我的重新成长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精神洗礼,作为儿子的他,也才能真正成长为父亲。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陈进武说:“他不仅关注了父亲的生活,描绘了血脉相连的情感,而且洞察了普通个体的坎坷命运和精神秘史,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个属于自我、他者无法替代的父亲形象。这样一个父亲形象,它的人生厚度和生命体验、个人史的呈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如何为无名的父亲来立传。”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写得更好,写出与过去不一样的文章,与过去告别。”对于很多人提到的散文边界比较模糊的问题,向迅表示,这是自己追求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是有意为之。“像收录在《与父亲书》的《鼠患之年》《时间城堡》,若干年之后如果再出一个选集的话,说不定我会把它收到小说集里面。因为《七月晚餐》就是当散文来写的,只不过用了很多小说的笔法。”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向迅直言,以后还是会坚定不移朝着这条路走,不把文体边界分得太清,让自己的写作更自由。